

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

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副教授
劉因燦

摘 要

雲棲法系是以雲棲祿宏為初祖的教團組織，其內部僧尼間師徒關係的建立兼有剃度、受戒、傳法三種途徑，但伯亭續法等人所編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主要以傳法上的師徒關係為基礎。在雲棲祿宏住世及其後一段時間，雲棲法系中僧尼的法名所依字派主要是「圭峰大師華嚴宗派」。清末明初，雲棲法系的寺庵主要有蓮居庵、上天竺寺、慈雲寺等。

關鍵詞：雲棲法系、師徒關係、字派、寺院網路

學術界通常認為，明清時期華嚴宗有四大法系：高原系、寶通系、雲棲系、雪浪系，四大法系的形成都是在明末清初。四大法系除了共尊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為華嚴宗（或賢首宗）的中土五祖外，皆有各自的開創祖師。高原系以高原明昱為初祖，寶通系以顯愚觀衡為初祖，雲棲系是以雲棲株宏為初祖，雪浪系以雪浪洪恩為初祖。實際上，所謂法系實際上是以僧尼間的師徒關係為紐帶，以寺院網路為物質基礎的教團，類似與世俗社會的宗族組織。明清時期禪教律各個法系通常冠以「華嚴宗」、「天臺宗」、「曹洞宗」、「臨濟宗」等稱謂，主要是為了顯示法系傳承的正統性。雲棲法系作為華嚴宗的分支，同樣如此。雲棲法系中，大部分僧眾都是兼弘兼修，而非專弘華嚴。僧尼間師徒關係的建立有剃度、受戒、傳法三種途徑，從這三種途徑中可以看出雲棲法系傳承譜系建立的基本方式。

一、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與師徒關係

明清佛教各法系在編制傳承譜系時，採用了世俗族譜的「大宗譜法」和「小宗譜法」。「大宗譜法」的最主要特點，是強調宗族始祖的來源以明血統，表現宗族主幹的延續以明世系，不設宗系世代的限制以明永遠。在此目標下，對於世系的追溯範圍可以是無限的。」¹「小宗譜法」與「大宗譜法」不同，只記載有限且完整的宗族世系。²雲棲法系以雲棲株宏為初祖，就是「小宗譜法」；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還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是印度，採用的是「大宗譜法」。這兩種譜法在續法的著作中都能看到。例如，續法在《華嚴宗佛祖傳》卷4「賢首宗源流說」中說：

迺明盛時神宗朝，初祖雲棲蓮池宏大師教稟《雜華》，行專淨土。樹臺山之赤幟，建廬阜之香幢，《彌陀疏鈔》一書，原本清涼十門，而作意蓋攝念佛人入法界海也。又唱演十二部經，所著書則二十餘種。輪下嗣法揚化者以百計。若秉戒修淨者，殆未易更僕數。而蓮居紹覺承大師繼雲棲為二世，獨領荷真脈而稱嫡傳，以是傳我祖新伊真大師。我祖以是傳先師乳峰德水源和尚，則先師為雲棲嫡曾孫矣。³

「小宗譜法」一般只記載三至五世的傳承世系，因為雲棲法系的後世傳承出現了不同支系，上述引文僅反映伯亭續法這一支四位祖師的世代傳承關係。初祖「雲

¹ 錢杭：《宗族的世系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第 247 頁。

² 錢杭：《宗族的世系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第 250-251 頁。

³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四，清刻本。

棲蓮池宏大師」，即雲棲株宏；二祖「紹覺承大師」，即紹覺稱廣承；三祖「新伊真大師」，即新伊大真（有的文獻寫為新伊太真，應該有誤）；四祖「乳峰德水源和尚」，即明月寶輪。依次類推，伯亭續法自然就是五祖。「小宗譜法」所記載的傳承譜系都是有真憑實據，證據就是各祖師間明確的師徒關係。

紹覺廣承被視為雲棲株宏的嫡傳，如《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科文》敘云：

古杭紹覺老人，乃雲棲蓮大師嫡裔也，闡釋全文，有《唯識音義》。法嗣新伊師廣搜奧旨，有《合響》。而我苕聖先法師，實為伊公入室弟子，重加集注，是正有《補遺》。茲三集皆以演釋唯識精義，實相宗之寶炬矣。⁴

關於他的行曆，《法華經持驗記》云：

明釋廣承，字紹覺。弱冠從大覺受業，深究天臺、賢首諸宗。機辨風生，聞者傾服。後依翠峰受戒薙發。雲棲大師見師所著《淨土文》，呼為義虎。師勤修懺法，證入法華三昧。自是閱諸經典，渙然冰釋，為眾講解，歷年不怠。後無疾化去。黃海岸端伯銘其塔。⁵

這裏具體說明了紹覺廣承的師承情況：「從大覺受業」，大覺法名圓瓏，字大覺，俗姓鄭，武林人。「依翠峰受戒薙發」，翠峰是誰，不是很清楚。雲棲株宏與紹覺廣承之間應是傳法上的師徒關係，對此《法華經持驗記》說得不明確，雲棲株宏本人只稱紹覺廣承是自己的高徒。⁶從上面可以看出，紹覺廣承雖然被列入雲棲株宏的嫡傳弟子，又是伯亭續法支的二祖，但他的佛學造詣則在唯識學、天臺學方面。如在天臺學方面，憨山德清描述明末天臺教弘傳情況時說：「紹覺老人，私讀大覺遺籍，而遍演三宗。紹師雜無的傳，妙師專傳無盡師。於是世閑複知有臺宗名字，逮今日又未免名盛實衰矣。」⁷可見，在德清看來，紹覺廣承的天臺學雖然沒有師承，但對明末天臺學的復興有重要推動作用。此外，吳用先對紹覺廣承作了如下描述紹覺廣承：「蓋年未三十，已從雲棲大師應期吳越間，所至輒命代講，儼然堪作人天範矣。而猶不自滿假遄，歸建懺室，禮《法華》，足不窺戶外者，六易寒暑，嚴淨毘尼，研討三藏於臺宗，尤宿契馬。弱冠辯六即義，時賢悉為遜席。讀《法華》玄簽、會釋，過目即能點檢其

⁴ [清]智素：《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科文》卷上，X51，p454b

⁵ [明]智旭：《法華經持驗記》卷二，X78，p88a

⁶ [明]株宏：《雲棲法匯》卷十九，J33nB277_p0125a

⁷ [明]智旭：《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二，J36，p294a

訛。」⁸紹覺廣承也精通戒律，曾輯錄《毗尼珍敬錄》，不明作者所撰《毗尼珍敬錄序》說：「我雲棲大師發天臺之隱，扶律輔教，為萬世規第。亟於梵網，而未遑四分。躍冶之流尚藐篇聚為長物。蓮居紹公精徹臺宗，取《四分》手自輯錄，以就茲篇，真妙補祖闕而善繼師志者。公往而其書塵襲已十餘年。近塚嗣新師，始托素師訂定。」⁹

關於三祖新伊大真，智旭《淨蓮居庵新法師往生傳》說：

法師諱大真，號新伊，武林東城周氏子也……九歲，父母議聘葉氏女，師泣辭。詣蓮居紹師受歸戒，遂依座下……年十五，薙發為沙彌。二十八雲棲受具戒……服習紹師所演教法，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夜以繼日。慈恩、臺嶽宗旨，每多遊刃，而心益虛，志益勇。無論先賢著述，即生在師後，如惺穀壽之禪，歸一籌及管正見之教，不肖旭之律，譬如鎬之儒，師皆取諸人以為善，如大海不拒眾流也……紹師去世，師治後事畢，感違緣，飄然遠舉。桐廬覺源法師延之，往依焉……既易寒暑，檀護書幣迎歸，重主蓮居，力宏紹師之道。著《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複建大悲壇，嚴課事理二懺，而教觀始並舉矣。年七十一，遍囑及門士，傳持教觀。自擇窳堵波地，新秋示微疾。自恣後三日，趺坐憑幾，再申遺教。並集居士弟子，囑以護持正法。越七日，沐浴更衣，就寢複起，命取座置榻前，跏趺其上，手持數珠，與眾同稱彌陀佛號。頃之，聲息俱寂，鼻垂玉箸過尺許，踰時頂相猶熱。是為庚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午時，法臘五十有三。¹⁰

從上可知，新伊大真應是在紹覺廣承座下雜染，從雲棲株宏受具戒。紹覺廣承圓寂後，他「重主蓮居，力宏紹師之道」。從這裏可知，新伊大真是紹覺廣承的剃度弟子和傳法弟子，雲棲株宏的受戒弟子。從傳法的角度說，他實際上是雲棲株宏的法孫。與紹覺廣承一樣，新伊大真對戒律、唯識、天臺、禪法等皆有涉獵。在行持方面，智旭說他「課事理二懺」，教觀並舉，說明在時人眼裏，新伊大真是天臺宗師。《徧山徧心寺志》卷三還追溯了「新伊公家學」與天臺宗的淵源關係。¹¹

⁸ [明]吳之瓊：《武林梵剎志》卷1，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7冊，第40-41頁。

⁹ [明]廣承：《毗尼珍敬錄》，X39，p0275a

¹⁰ [明]智旭：《靈峰宗論》卷八，J36，p390c

¹¹ [清]趙甸、張士法輯：《徧山徧心寺志》卷三，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78冊，廣陵書社2006年，第77頁。

四祖明月寶輪是續法的剃度師、傳法師。關於他的行曆，《杭州上天竺大講寺志》卷四「重興大殿第一代住持得水源法師」介紹：

師諱明源，字得水，別號寶輪。俗姓李，為姚江望族。師誕於萬曆庚戌四月，有白鶴入夢之祥……年十五，禮上天竺之梅塢月輝老人……年二十，造瓶窰永覺和尚，稟金剛寶戒。繼參蓮居新伊大師，授以臺賢宗旨……遂於梅塢興福教院初轉法輪。自春開演《華嚴》全部，屆冬告終……丁酉春，潮鳴寺請講《華嚴》，學侶雲臻，覺浪諸高座臨筵拱聽，得未曾有。¹²

明源寶輪十五歲出家，依止的師父月輝老人為月輝德光禪師；二十歲受戒，其受戒師應是杭州瓶窰真寂寺的永覺元賢，永覺元賢曾在崇禎年間住持過該寺。明源寶輪的傳法師新伊大師即新伊大真。因為新伊大真精通天臺學，所以他向明源寶輪「授以臺賢宗旨」就顯得很自然了。明月寶輪也重視律學，如《梵網經菩薩戒初津》敘述明末清初《梵網經》注疏史時說到：「疏解流傳，天臺智者大師著義疏，雲棲蓮池大師述發隱，吾千華三昧光律祖直解心地一品，古吳素華旭法師合注，廣州在慘贊法師略疏，乳峰德水源法師手標。如上諸書，皆詮《梵網》妙理。」¹³可見，明月寶輪對《梵網經》的研習與雲棲株宏、三昧寂光、蕩益智旭等人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至於伯亭續法的師承情況，徐自洙所記《伯亭大師傳記總帙》有如下記載：

己醜九歲辭親，投禮杭城慈雲祖源尊宿為師也，諱續法，字百亭。丙申十六剃發，十七八九，當家理事，常住佛像經懺，悉皆修葺一新。三載將畢，己亥冬即辭師，於南屏豁堂岳和尚座下求戒。十一月望旦，腹生一癰，跏大士前，諷楞嚴咒求之，未逾三晝夜，變毒為瘡而愈，三壇戒法得以圓就。庚子二十，參先師德水源和尚，於城山聽《楞嚴》。二十一，天竺聽戒疏。二十二、三，研究賢家諸祖教部，內衡法師聽《楞伽》。二十四、五，蓮居學性相宗，聖先法師聽《唯識》，靈滄法師聽《起信》。二十六春夏，上竺聽老師楞嚴，石公和尚聽《華嚴懸談》，景淳和尚聽施食儀軌。重治《五教儀》成六卷，請正先師，肯之曰：賢宗教觀，今方備矣。復立願，每月施食六壇。夜夜變食出生。本年康熙丙午臘月八日，受老師衣法；於雲棲屬五世孫也。

¹² [明]釋廣賓纂：《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四，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76頁。

¹³ [清]書玉：《梵網經初津》卷一，X39，p72c

這段引文出自《伯亭大師傳記總帙》收錄的《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是伯亭續法自敘年譜，所以對於伯亭續法的經歷能夠做出清晰、準確的記載。從上可知，續法從九歲出家到康熙丙午年「受老師衣法」，親近的法師是「慈雲祖源尊宿」、「德水源和尚」，皆指明源寶輪。明源寶輪既是續法的剃度師，又是續法的傳法師，續法的法名乃明源寶輪所取。續法的受戒師「南屏豁堂岳和尚」即豁堂正岳，也有文獻記為「豁堂濟岳」。豁堂正岳是三峰派漢月法藏的嗣法弟子。關於豁堂正岳的生平事蹟，可參考的文獻很多。據《豁堂岳禪師塔》，豁堂正岳乃江寧人，俗姓郭，臨濟宗三十三代孫，諱正岳，字豁堂，別號隨山。伯亭續法是在豁堂正岳座下圓就三壇戒法。有學者認為，明清佛教有三大授戒法系：律宗授戒法系（以古心律師為始祖）、禪宗授戒法系（主要指雲棲戒法在曹洞宗各支中的流傳）、革新授戒法系（以蕩益智旭、顯愚觀衡為代表）。¹⁴ 豁堂正岳作為漢月法藏的嗣法弟子，也從漢月法藏繼承了授戒資格。除了明源寶輪、豁堂正岳外，續法參學的法師有內衡法師、聖先法師、靈滄法師等。內衡法師即內衡智銓，是新伊大真的弟子，《偃山偃心寺志》卷三有傳。智銓，字內衡，吳興人楊氏子，卯歲依土橋新伊法師，一見即器重之，授以佛法大旨。錢謙益《與內衡法師書》稱，「恭聞大德繼紹、新兩公之後，樹法幢於武林，慈恩一宗遂驪珠獨耀，桂輪孤朗」¹⁵，說明內衡智銓的唯識學是秉承紹覺廣承、新伊大真。

從上可知，續法等人用「小宗譜法」構建起來的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是以真實的師承關係為基礎的，且以傳法上的師徒關係更為根本。同時，從上面的考察可知，自雲棲株宏以來，雲棲法系的歷代祖師及其他僧人無不是兼弘諸宗，非專以華嚴為職志。

續法等人還採用了「大宗譜法」建構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如《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就記載了自唐代以來雲棲法系的傳承：

初祖帝心和尚，諱法順，時號燉煌菩薩。隋文帝給月俸，唐太宗賜號帝心。二祖華雲法師，三祖賢首國師。四祖曰澄觀，號清涼國師。五祖曰宗密，號圭峰大師。自華雲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自太宗以至文宗，鹹賜封號。曆朝撰記，炳如日星。圭峰傳徹微，徹微傳海印，印傳法燈，燈傳長水，長水傳伯長，伯長傳中和，中和傳佛智，智傳玉峰。自玉峰而後有性空、竹坡、潔庵、珍林、聚英、春穀、一雲、古峰、止翁、達庵、魯山、遍融等。由是一十二傳，曆唐宋元明，各建法幢，備載新注華嚴佛祖傳。凡二

¹⁴ 馬海燕：《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綜論》，《東南學術》2016年第1期。

¹⁵ 〔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79頁。

十六傳，至蓮池大師，諱祿宏，大弘淨土之教，為末法慈航，即師之高高師祖也。二十七傳則有土橋紹覺法師，名明理。二十八傳則有蓮居新伊大師，名太真。二十九傳而為乳峰焉，稱德水法師，諱明源，號寶輪。¹⁶

引文中提到，上述傳承譜系「備載《新注華嚴佛祖傳》」，就充分顯示出雲棲法系自唐代以來的傳承是續法等人建構起來的，而《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所載內容則是依據續法的立場。從《賢首宗乘》《華嚴宗佛祖傳》《寶通賢首傳燈錄》等史籍不難看出，明清時期華嚴宗四大法系都是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為中土五祖，宗密到長水子璿之間略有差異，從長水子璿到元末明初的別峰大同則完全相同，都是依據宋濂的《慈濟妙辨大師塔銘》。該塔銘也是目前發現最早記載華嚴宗傳承譜系的一篇文獻。雲棲法系自別峰大同以後的傳承是：明山古峰—棲岩慧進—廣通達庵—魯庵普泰—遍融真圓—雲棲祿宏—紹覺廣承—新伊大真—德水明源—伯亭續法，伯亭續法後雲棲法系還有續傳。與世俗族譜類似，如果嚴格按照歷史依據來看，「大宗譜法」建構的傳承譜系難免會出現斷裂、妄接世系、冒認祖師等現象。例如，唐代澄觀與法藏間就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唐末五代時，宗密到子璿間的傳承序列也模糊不清。

二、雲棲法系的字派

如前所言，寺院僧尼的師徒關係主要通過剃度、受戒、傳法三種途徑來建立。但就明清佛教各法系的傳承譜系來看，剃度、傳法上的師徒關係顯得更加重要，以致形成了剃度宗派和傳法法派兩種傳承方式。大陸學者業德榮將這兩種傳承方式分別稱為「宗統」和「法統」。宗統依剃度上的師徒關係建立，類似於血緣家族中的父子關係；法統依傳法上的師徒關係建立，類似於學校中的師生關係。宗統和法統有時可以分離，即僧人剃度和嗣法依止的是不同的師父；有時則會出現合併的情況，即僧人剃度和嗣法依止的是同一個師父。葉德榮先生就發現明清時期少林寺的傳承就出現了宗統和法統合併的現象。¹⁷從雲棲祿宏到伯亭續法的傳承來看，雲棲法系的傳承譜系主要以傳法上的師徒關係為基礎，有時也出現宗統和法統合一的情況。例如，紹覺廣承被視為雲棲祿宏的嫡傳，是傳法意義上的嫡傳，剃度、受戒都不是在雲棲祿宏門下。新伊大真是紹覺廣承的剃度弟子和嗣法弟子，受戒則是在雲棲祿宏門下。所以，紹覺廣承與新伊大真之間的傳承就是宗統和法統合二為一了。新伊大真與明源寶輪之間的傳承則是宗統和法統分離，明源寶輪與伯亭續法之間的傳承又是宗統與法統合一。

¹⁶ [清]徐自誅：《伯亭大師傳記總帙》，X88，p396b.

¹⁷ 業德榮：《宗統與法統—以嵩山少林寺為中心》，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4 頁。

除傳承譜系外，明清佛教各法系還有字派。字派既是師徒關係的重要體現，也是標識教團內部僧尼、居士間輩分關係的基本方式。目前發現，明清佛教的字派有三種：一是剃度字派，二是傳法法派，三是表行字派。剃度字派是僧人剃度時，師父取法名時依據的字派；傳法字派是僧人嗣法時，傳法師為他取法名、法號時所依據的字派。剃度字派、傳法法派分別簡稱為「剃派」和「法派」，其用法可見佛寺志、禪師語錄以及佛教宗譜類文獻。而在明清佛教文獻中，「法派」、「法派偈」更為常見。表行字派又稱「表行偈」，筆者僅發現一例。《百丈清規證義記》卷七記載天臺宗的傳承譜系時說，真覺百松曾立「法派偈」、「表行偈」，其「表行偈」是：「大教演繹，祖道德宏。立定旨要，能所泯同。功成諦顯，了達則平。萬象海現，孰分二三。初門悟入，化法遂行。己他益利，究極明彰。源深流遠，長整紀綱。百千之世，恒作舟航。」又說：「至於百松法派偈，用以定名。表行偈，用以立號。故法派之真傳等，即表行之大教等。法表兩並，無先後也。」¹⁸雖然僅見一例，想必「表行偈」不是個案。表行字派顯然是師父為徒弟取法號時依據的字派。雲棲法派的字派，《宗教律諸家演派》的記載如下：

自唐初杜順帝師。閱華嚴經得道。傳教與雲華大師。雲華傳與賢首法師。為賢首教第一世。賢首傳清涼澄觀國師。清涼傳圭峰宗密大師，為第三世。演派二十字：宗福法德義，普賢行願深。文殊廣大智，戒等正覺果。（按此派與為仰派類同未知何故）。

自圭峰傳二十二世至雲棲蓮池株宏大師立雲棲派二十字：果與因交徹，心隨境廓通。玄微機悉剖，理性妙鹹窮。

柏亭法師續演六十字：憶念常清淨，聞思悟睿聰。戒定忍慧力，萬善總歸功。華藏圓融觀，安養聖賢宏。壽光照無量，能仁教道隆。京兆總持旨，海印炳現胸。如勤靜思慮，永振祖家風。¹⁹

從《宗教律諸家演派》的記載看，似乎圭峰宗密、雲棲株宏、伯亭續法都立有字派。在《雲棲紀事》中，圭峰宗密所立字派稱為「圭峰大師華嚴宗派」，即「宗

¹⁸ [清]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卷七，X63，p498a.

¹⁹ [清]守一：《宗教律諸家演派》，X88，p566a.

福法德義，普賢行願深。文殊廣大智，成等正覺果。」雲棲祿宏所續字派稱為「雲棲續支」，但有個別字與《宗教律諸家演派》的記載不同。²⁰中國佛教字派是什麼時候出現的，目前難下定論。清代高僧靈耀說，中國佛教各法派立字派始於明初，是效仿明太祖朱元璋為諸王賜派。²¹憨休如乾則說「法派起於中古」。²²也有學者推斷，中國佛教利用字派編制傳承譜系始於明代中期或者晚期。但從碑刻資料來看，遼金元時期一些寺院的僧尼已經廣泛使用字派了，如少林寺、邢臺開元寺、河南博愛縣月山寺等。由此來推斷，「圭峰大師華嚴宗派」不可能是圭峰宗密所編，而是後世華嚴宗僧所演。從現存資料來看，在雲棲祿宏住世時，雲棲法系的僧尼依據「圭峰大師華嚴宗派」取名。《雲棲法匯》收錄的《雲棲共住規約》記載：

二月九月朔日序法派（非本山法眷，不必來集）。

一、廣字輩東立，大字輩以下西立，眾共向東一禮，廣輩向西答禮。

二、大字輩東立，智字輩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三、智字輩東立，成字輩以下西立，禮答同上。²³

這裏提到有「廣」字輩、「大」字輩、「智」字輩、「成」字輩。這四輩所用字派就是「圭峰大師華嚴宗派」中的第 13、14、15、16 個字。從雲棲法系五代傳承來看，紹覺廣承、新伊大真是按照「圭峰大師華嚴宗派」來取名。續法後來更名為成法，也是用的這個字派。續法的弟子為「等」字輩，如徐自洙就是應續法的嗣法門人等群之請撰寫《伯亭大師塔志銘》。²⁴除了續法等人譜寫的雲棲法系之正統外，其實整個雲棲法系還有其他僧尼都是依據「圭峰大師華嚴宗派」來取名。例如，新伊大真有位法名為智素的法嗣，在其所撰《成唯識論音響補遺》題名下署有「清武林蓮居紹覺大師音義，新伊大師合響，法嗣智素補遺」²⁵。智素作為新伊大真的法嗣，為雲棲祿宏四世孫，屬於「智」字輩。新伊大真的另一弟子內衡智銓也是「智」字輩。《偶心山偶心寺志》介紹內衡智銓的行歷時，也提到了他的五位得法弟子：

²⁰ [明] 祿宏：《雲棲法匯》卷二十三，J33，p184b.

²¹ [清] 靈耀：《隨緣集》卷四，X57，p532a.

²² [清] 如乾：《憨休禪師敲空遺響》卷 1，J37，p249a.

²³ [明] 祿宏：《雲棲法匯》卷二十二，J33，p165b.

²⁴ [清] 徐自洙：《伯亭大師傳記總帙》，X88，p396b.

²⁵ [清] 智素：《成唯識論音響補遺》卷一，X51，p516a.

「一為爾若溥成（疑為成溥），一為朗然成慧，一為唯圓成方，一為益懋成明，一為文光成月。」²⁶這五位僧人都是「成」字輩，與伯亭續法同輩。從雲棲株宏到伯亭續法的傳承序列中，只有明源寶輪沒有按照「圭峰大師華嚴宗派」取名。如前所言，明源寶輪出家時禮敬的師父是月輝禪師德光。《杭州上天竺寺志》有篇碑記說，月輝德光原住靈隱祇園庵。萬曆二十六年，他見杭州梅塢「寬閑深邃」，乃置地建庵。此庵後來經過擴建，稱為彌陀興福教院，是上天竺寺的子院。明源寶輪的法名「明源」應該是月輝德光所取，所依字派不清楚。明清佛教僧人的名號體系很複雜，有些僧人的法名乃剃度師所取，受戒、嗣法時也可能不取新的法名；而有些僧人剃度、受戒、嗣法時可能有新的法名、法號。其中比較典型例子是木陳道忞的法名「道忞」就是其剃度師若昧智明所取，他後來成為密雲圓悟的法嗣，但仍用剃度法名。雖然明清佛教的傳承以剃度宗派和傳法法派最為典型，但是並非所有分支法系都是如此千篇一律。在雲棲株宏的法子中，有些是剃度弟子，有些是傳法弟子，有些是受戒弟子，他們的法名首字皆為「廣」字。

三、雲棲法系的寺院網路

一個法系往往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僧團或教團，它能夠維持並不斷傳承下去，除了傳承譜系外，更重要的是還有相當數量的寺院、庵堂。這些寺院、庵堂基本上實行子孫制，即寺院財產的繼承、住持的選任都限於法系內部。教團內部成員包括男眾、尼眾以及大批居士。因此寺院往往包括供男眾居住的寺院和供女眾居住的尼庵。從現存資料來看，雲棲法系的寺庵中，庵一般實行子孫制，而寺一般實行十方制。

在雲棲株宏在世，雲棲法系的重要寺庵是雲棲寺和孝義無礙庵。雲棲寺是雲棲株宏重建的一所寺院。據《雲棲紀事》，該寺初建於宋初幹德五年，伏虎禪師開山，明弘治七年因發洪水，殿宇經像被毀。隆慶五年，雲棲株宏重建。從雲棲株宏以來，雲棲寺在明清時期都是一所頗具影響的寺院。康熙、乾隆歷次南巡時，多次遊歷雲棲寺，並給予很多賞賜。從現有資料看，紹覺廣承曾應雲棲株宏之命代主講席，其後雲棲法系有多位僧人住持該寺，如新伊大真的弟子本金法師（其行曆見後文）。孝義無礙庵是雲棲株宏的妻室湯氏出家後所居住的庵。湯氏法諱

²⁶ [清]趙甸、張士法輯：《徧山徧心寺志》卷三，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78冊，廣陵書社2006年，第77頁。

祿錦，庵內尼師也是依「圭峰大師華嚴宗派」排定輩分。如在雲棲祿宏所擬「囑餘」中，就提到幾位孝義無礙庵的尼師：大文、大志、智慎、廣曜、廣潭、廣悉、廣高、廣蓮、廣善、廣深。²⁷這裏包括三代：「廣」字輩、「大」字輩、「智」字輩，說明孝義無礙庵其實是雲棲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孝義無礙庵是屬於子孫制，雲棲祿宏晚年囑託眾人：「庵主既已出家，自是僧類。師亡徒紹，不必依世俗親族來處置家事矣。」²⁸除此之外，雲棲法系的寺庵還有蓮居庵、慈雲寺、上天竺寺、彌陀興福教院等。

關於蓮居庵的歷史沿革，《蓮居庵志》有詳細記載。蓮居庵舊名延壽院，五代時吳越王建，明代毀於兵火。萬歷年間，大覺圓瓏重建。後來，虞淳熙建懺室，延請紹覺廣承安居，又加以拓建。胡農祥《蓮居庵始末記》詳細記載了自紹覺廣承以來蓮居庵的歷代住持有紹覺廣承、新伊大真、本金、省石、式如、瀛芳、舍貞、峻機、聖哲、知微、止法、同心等。²⁹本金是新伊大真的弟子，孫治《蓮居本金法師誄》說，本金「得法新伊，遠紹蓮池四教三乘之旨」，早年剃發時，孫治「聞新伊命名鉤，字井取，本金之義」，所以本金既是新伊大真的剃度弟子，又是新伊大真的嗣法弟子。本金曾住持雲棲寺一年，上天竺寺三年。³⁰省石、式如皆本金的法嗣。³¹省石有弟子峻機，式如門下的傑出弟子有瀛芳、舍貞、靜為、立天、知微、止法。曾有一段時間，蓮居庵是由省石、式如這兩支的子孫迭相主持，三年一易。聖哲是舍貞的法嗣，同心又是聖哲的法嗣。以上人物的師徒關係皆見《蓮居庵始末記》。

續法住持的寺院主要有上天竺寺、慈雲寺。續法在三十九歲時，續法將慈雲寺開為叢林。上天竺寺是杭州著名寺院，是南宋「十剎」之一，屬於十方叢林。到清代時，上天竺寺仍然是十方叢林。據《杭州上天竺大講寺志》可知，上天竺

²⁷ [明]祿宏：《雲棲法匯》卷二十四，J33，p191a.

²⁸ [明]祿宏：《雲棲法匯》卷二十四，J33，p191a.

²⁹ 關於蓮居庵的歷代住持，參閱[民國]孫俊輯：《蓮居庵志》卷六，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70冊，廣陵書社2006年，第177-184頁。

³⁰ 白化文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70冊《蓮居庵志》卷三，廣陵書社2006年，第69頁。

³¹ 關於蓮居庵內僧人間的關係，《蓮居庵志》卷三「法脈圖」中所列傳承關係有令人疑惑的地方。如明源寶輪的師承，「法脈圖」標為大覺圓瓏—紹覺廣承—海眼大觀—德水明源，德水明源又傳省石。而在介紹明源寶輪、省石的行歷時，則說：「德水法師，諱明源，新師弟子也……賢首第三十祖」，「省石法師，本師之法嗣也。」另從《蓮居庵志》所載「祖德」的法名來看，除了紹覺廣承、新伊大真、明源寶輪外，其他祖德的法名沒有按照雲棲法系的字派來取，是否還有其他字派，不得而知。

寺在歷史上有 25 座子院，其中彌陀興福教院是明源寶輪的剃度師月輝德光禪師重建的寺院。《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八：

在楊梅塢。按《鹹熙志》，淳熙初，慧光法師若訥，奉旨撥賜上天竺空閒山地，用衣鉢創建。紹熙二年，光宗禦書院額賜之。宋末毀。天啟甲子年，僧德光復建，中立三世如來殿七楹，蕭山張士驍釀金倡施，後為彌陀三聖殿五楹，東甌劉康祉創緣，為彌勒閣七楹，優婆塞張圓奎率眾落成，約兩廂禪燕經行庖湏之寮二十餘間，像設、經龕、制所，應有者悉具焉。³²

後面還收錄有永嘉布政使劉康祉所撰《彌陀興福教院記》，詳細記載了德光禪師重建興福教院的經過。從上文可知，彌陀興福教院初建於北宋淳熙初，宋末毀。明代天啟年間，德光重建。明源寶輪的傳記資料中說，明源寶輪曾在彌陀興福教院「初轉法輪」，則他很可能是德光禪師圓寂後的繼任住持。慈雲寺、上天竺寺都因明源寶輪而一度成為雲棲法系的重要寺院。從資料看，這兩所寺院基本上屬於十方制寺院。特別是慈雲寺，可能原來是子孫制，後來伯亭續法開闢為叢林。總體來說，明末清初，雲棲法系是一個規模很大的教團不僅僧尼眾多，寺院也很多。

³² [明]釋廣賓纂：《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八，杭州出版社 2007 年，第 134 頁。